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三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十四 子部

困學紀聞卷三

宋 王應麟 撰

詩

典序録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失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大毛公之名唯見于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録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賔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録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尅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

無頌蓋因鄭箋豳雅豳頌之說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豳頌亦未知是否也呂成公云豳雅頌恐逸

逸詩篇名若貍首射義驪駒大戴禮漢書注祈招左傳轡之柔矣左傳周書皆有其辭唯采薺周禮河水新宮茅鴟左傳鳩飛國語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删詩有全篇删者驪駒是也有删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

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論語唐棣之華之類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

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盖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若璩按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謐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

其詩者若璩按大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儒林傳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為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

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若璩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塤籥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盖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内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内故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説盖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

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

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
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
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
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
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
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髙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

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濡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黄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

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史失其名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説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褖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雜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若璩按林艾軒亦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以虞為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葢惑於異說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不必以

騶牙為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乎

騶虞歎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

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

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先

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

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

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若璩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黄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未知然否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註同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皦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

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若璩按沈約曰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删後更無詩之說非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内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兖州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南太史公聞之董生

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鄶之亡由叔妘

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

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

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豳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

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

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荅問盖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

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
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
于正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
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
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栴和伯亦自言吾於詩

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和伯弟㝢迂仲吕成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此可為學詩之法若璩按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蔡邕

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説猶關雎刺時作諷也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

宵雅肄三麗澤論説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録之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説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

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穈維芑白粱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檵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

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

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懿王時詩作元板作懿王堅詩作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

萌也大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

氏大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

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馬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

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家父

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

也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若璩按王氏二十年杜門不出槪具見於此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

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羸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罹僇陳業隳昭圖嬰禍唐鼎移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若璩按高忠憲

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
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若璩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莞叔邑管叔為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圃田為管叔之封非也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傅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劆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劆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

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大衍歷議云黄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筭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

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字由詩說與存中同

若璩按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劆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歷抑數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頴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不知康成考之方作箋云東州名儒豈欺我哉　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為是不然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王氏似未諳歷法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

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傅會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為荼葢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若璩按今本作商荼周烏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鴟鴞之篇刺邠君葢漢儒言詩多異説論衡亦云伯奇放流

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韓詩菿彼甫田菿卓也爾雅釋詁菿大也郭璞注云菿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邪疏引韓詩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兼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

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若璩按二禮謂周禮禮記）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敶之上天之載匪革其猶

汭泦之即至于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鄰是也若璩按康成註易東鄰為日出東方象西鄰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

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若璩按本作池即沱字水所出東北入漢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

邪僻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

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

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

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即

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

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

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盖楚得申呂而

始彊兹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請為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 若璩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

詩集傳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正義云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盖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若璩按漢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就封于齊注云韓詩

康成其出此乎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

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子于恤蓋謂此四
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
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
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
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
服矣好譏慝晤昧近頑童窮固美商之啼其耇長吳

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矣

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

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哉

裳裳者華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

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

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

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戚羣魏之荀何江左

之淵儉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若璩按孔穎達辯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間者年月長遠並應別人然王氏亦指其後人言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為蟊賊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羣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

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肩肩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

刑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虢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若璩按韓侯入覲入字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為鄰肅說果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溷水李

氏以為同州郿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郿陽亭同都切
馮翊即同州也潏水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
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
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
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
盜言孔甘寇攘式内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
民興漢傳變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唐裴

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内有衣冠之盗而後外有干戈之盗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衆朱子集傳從王説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之弟子 閟宫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序録云子夏傳曽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子註孟

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葢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

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為也此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

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為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

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攷當從古注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或謂文章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
　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美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
美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
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
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
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温良而能
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

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

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若璩按此止辨商頌非正考

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益見非考甫作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雝禘大祖箋云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祫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祫無禘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

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隰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

爛者是也

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唯説文引劉向説以為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侯包之説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雪凍

裂自此如高臺上封若璩按高臺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皆然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若璩按南史隱逸傳南嶽鄧先生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舊矣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孚音敷盖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説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襛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朱

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集傳叶上兖反顏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作𩃬上兖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畒顏氏云禮令也衡縱衡即横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横失之矣

干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為也權輿四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

心不于其禮

營謝戍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

平王忘讎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

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

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

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

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黄黄

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逵有充超叛鑒若璩按鑒似宜作㥧㥧尤切東坡以蘇文忠慨焉或附曹羣忘漢㥧平聲字遂不用耳

朱文公㣧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

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黄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盖詩序至此始行

朱子詩序辯説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衞協畫毛詩

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隋志

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鳲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

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徳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

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

蝱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

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

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

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也

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

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

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鳲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裵隱見釋文序錄 隋志太叔求及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太叔求而不考序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為正暢為陽也整字文操吳太常卿 若璩按徐整暢太叔裵隱謂整既暢演而裵隱括之也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侯

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謡

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冊

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盖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若璩按鄒平馬公驌曰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灝煩數萬言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奥博語多至道其亦緩和摯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

文粹李行修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

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
闘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
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
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髙文武宣之制
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顔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
之訓况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貍首風也豳之雅頌猶
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若璩按貍首逸詩果

載射義篇内則似二雅體非風也

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八十條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䜌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䜌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䜌鐘詔謂獲英䜌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傅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咏歎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不大聲

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若璩按邵文莊寶言中庸尚絅章猶樂辭之亂蓋一篇之總要也

東晳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

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説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

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說文敘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䵷黽爲蟾蠩碩大且㜸爲重頤皆韓詩之說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雅爲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宫衛文公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産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懆七到反伐鼓淵淵為鼘於巾反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

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章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

禮不用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吕氏

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泠風乎六尺之耜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

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甽田

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時

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宫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闗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齊又闗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顯亦臨謹獨者齊

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

衛武公自警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爲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昄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亂所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强矣觀駟驖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彊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晉請

王章習以為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若璩按此必無之事

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盖邶鄘自別於衞而諸侯浸無統

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鄶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若璩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未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嘗以上二說就內翰尚書王公應麟一商略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因識於此

困學紀聞卷三